

諸位法師，諸位大德，諸位同學，請坐。今天是舊曆的清明節，我們選擇在這一天啟講《淨土大經解演義》。這個名稱對一般人來說好像很生疏，佛門的老同修知道，「淨土大經」就是《無量壽經》。《無量壽經》在現在有九種不同的版本，我們所選擇的是夏蓮居老居士會集的本子，依照朝代先後來排列，這是最後，就是第九個本子。「解」是註解，夏老的弟子黃念祖老居士註的。這個緣起也很不可思議，《無量壽經》在大乘教裡面，佛門裡面就感到很稀有。為什麼？因為世尊當年在世講經教學四十九年，四十九年講了許多經論，老人家只講一次，沒有重複的，唯獨《無量壽經》重複講了好幾次。在中國翻譯的，我們在譯經目錄裡面看到有十二種，那是翻的次數最多的，從漢朝到宋朝八百年間十二次的翻譯。當然同一個本子有多種的翻譯，裡面的文字當然不一樣，內容肯定是大同小異。像《金剛經》有六種譯本，這我們在《大藏經》裡面都能看到，那是同一個原本，也就是世尊只講一次。《無量壽經》就奇怪了，它這個譯本裡面差別很大，最明顯的，也是這個經裡最重要的，阿彌陀佛的本願。這十二種本子現在存下來的只有五種，有七種失傳，現在《大藏經》裡面有目錄，沒有經本，這是很遺憾的一樁事情。

流傳下來這五種的原譯本，四十八願的兩個本子，二十四願的也是兩個本子，還有一個本子宋譯本三十六願，這個差別太大。如果說一種原譯本，決定不可能有這種差別，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從本願上這三種差別，古大德判斷，那個失傳的七種本子就不知道，不曉得內容，從這五種本子就肯定世尊至少講三次，三次說的阿彌

陀佛的本願，世尊講的條目不相同才會有這種差別。這個推測是很合乎邏輯的，我們一般人也都能接受的。多次宣講不容易，要不是非常重要，世尊不可能多次宣講，幾乎多次宣講在《大藏經》裡找不到痕跡。所以這部經是佛當年在世多次宣講，那就是非常重要的一部經典。尤其是我們看到善導大師說了兩句話，善導是唐朝時候人，傳說是阿彌陀佛再來的，善導的話就是阿彌陀佛自己說的。他說「如來所以興出世，唯說彌陀本願海」，這個意思就是講十方諸佛示現在世間，我們在《華嚴經》上看到，「華藏世界品」、「世界成就品」裡面，看到佛家的宇宙觀，現在哲學裡面所說的宇宙觀，太大！我們今天的天文學家沒有達到這個境界，天文學家所觀察的、所了解的，在佛法來講還不能超越娑婆世界。

我們學經教這麼多年，包括前輩這些大德，更早的以為佛經上講的單位世界就是我們地球，太陽繞著須彌山轉，很多人誤會，把喜馬拉雅山認為是須彌山。以後科學證明，我們這個地是個圓形的，叫做地球，跟天上星星沒什麼兩樣，也不算太大的，是繞著太陽轉的，不是太陽繞著地球轉的，知道有太陽系，太陽是繞著銀河系轉的，可是我們的觀念就沒有辦法轉變過來。須彌山在哪裡？須彌山肯定不在地球上。佛法裡面形容須彌山稱之為妙高，高我們能理解，妙很不好懂。我們原來都是以為一尊佛土，就這一尊佛教化地區，好像是現在科學家講的銀河系。我自從一九八六年，跟黃念祖老居士結了這個緣，認識了，在當時我們兩個非常欣慰，因為弘揚夏蓮居老居士的會集本只有我們兩個人，他在國內講這部經，我在海外講這部經。我們見面，黃老就給我提出這問題，告訴我，佛經上所講的單位世界不是太陽系，是銀河系，銀河系的中心是黑洞，須彌山應該就是指這個黑洞。黑洞之高大我們能理解，黑洞到現在也沒有人能夠了解它真正的狀況，只知道它的引力很大，連光線都

沒有辦法穿過，都被它吸引。這是銀河系的核心，所有的星球都是圍繞著這個核心來轉，我們中國古人稱之為「黃極」，這才是一個單位世界。一千個單位世界叫一個小千世界，那就是一千個銀河系，一個小千世界；再以小千世界為單位，一千個小千世界叫中千世界；一千個中千世界叫一個大千世界。一個大千世界有多少個銀河系？十億個銀河系，現在天文學家沒觀察到，這是一尊佛的教化區。《華嚴經》上告訴我們，像這樣的世界在這個太空當中無量無邊。講到一個華藏世界，一個華藏世界好像一棟大樓一樣，二十層，我們娑婆世界跟極樂世界都在第十三層，像這樣的華藏世界又不曉得有多少！這是佛法裡面講的世界觀，宏觀世界，確實是不可思議。

佛出現在世間，每一尊佛的教化區就是一個大千世界，這是最小的。有二、三個大千世界，五、六個大千世界，十幾個大千世界都有，佛也有福報大小不一樣。原因在哪裡？因地修行的心量不一樣，所以感的果也不相同，除這個之外，沒有一樣是不同的，這是講度化眾生的緣不相同。所以學佛人要跟一切眾生廣結法緣，將來你成佛度的人就多了，廣結法緣這很重要。佛示現在不同的佛國土都有緣，不能說沒有緣，都有緣，這緣很複雜。用什麼方法幫助他能夠穩當、簡單、容易、快速的回歸自性？回歸自性就是圓滿成佛，還源了，用什麼方法？就是用淨土念佛的方法，所以善導講「唯說彌陀本願海」。這個經是什麼經？這個經就是《無量壽經》，所以《無量壽經》稱之為淨宗第一經。淨土宗真的是簡單，所依據的經典就是五種，世尊當年講的時候就三種，三部經，淨土三經，《無量壽經》、《阿彌陀經》、《觀無量壽佛經》。分量都不大，三經如果是白文，就是經文沒有註解的，合訂起來薄薄的一本，分量很少，簡單、容易而且成就非常殊勝，這是善導大師給我們的信息。

我們要相信，遇到這個法門，這一生就是有機緣，你有遇到這個機會，你能夠回歸自性，你能夠圓成佛道，這個機會多難得。所以「人身難得，佛法難逢」，我們得人身、遇到佛法，又遇到佛法裡頭無比殊勝的法門，我們要珍惜這個機緣。這個法門也稱之為難信之法，因為它的方法太簡單、太容易，所以很多菩薩不相信。從理上講，必須要妄盡你才能還得了源，八萬四千法門都離不開這個原則，妄是煩惱，三大類的煩惱，無明煩惱、見思煩惱、塵沙煩惱這三大類。見思煩惱斷了，六道輪迴就沒有了。所以六道不是真的，像一場夢一樣，你在六道裡沒出去，在作夢，夢中沒醒過來。什麼時候你把見思煩惱放下，見思煩惱就是《華嚴經》講的執著，於世出世間一切法不再執著，見思煩惱放下你就證阿羅漢果。阿羅漢就醒過來，從六道這個大夢醒過來，就是阿羅漢，六道沒有了。六道沒有了，醒過來，還在夢中，為什麼？你還有分別、你還有妄想，這還是煩惱，比見思煩惱輕一點，還是有。如果把分別也放下，不再分別，不但不分別，妄想也放下。妄想是什麼？我常常講叫起心動念，六根在六塵境界裡面不起心、不動念，起心動念都沒有，分別執著當然就沒有，你就真醒過來，這一醒過來，四聖法界沒有了，就十法界沒有了。十法界包括六道，下面是六道，上面是四聖，這四聖就是聲聞、緣覺、菩薩、佛，佛也不是真的，這個要知道，不能執著、不能分別。這個放下之後，四聖法界不見了，夢境你真的醒過來了。這時醒過來還有境界相，還有相，這個相是什麼？我們通常稱它作一真法界，是諸佛如來的實報莊嚴土，我們講極樂世界，《華嚴經》上講的華藏世界，那都是如來的實報土。說如來的實報土，諸位要記住，就是自己的實報土，自他不二，他是諸佛如來，真的是不二。

所以這些年來也是我們極力在提倡的，佛事用淨宗裡面的《三時繫念》，中峰禪師編著的，禪宗的大德，你看看編的這個繫念的儀規完全用淨土，冥陽兩利。他老人家講得很清楚，「自性彌陀，唯心淨土」，彌陀在哪裡？彌陀是自性，淨土也是自性，心跟性是一不是二。你要真的明白了，你就曉得，諸佛如來跟一切眾生，跟我們自己關係是多麼的密切。講關係這就屬於倫理，倫理講關係。大乘經教裡講關係講透了，講到究竟圓滿，遍法界虛空界，上面是諸佛，下面是眾生，跟自己是一體，不是一家，一體，你說講到這種關係。所以那個愛心叫「無緣大慈」，慈是愛心、關愛，無緣是沒條件；「同體大悲」，悲是憐憫，憐憫一切迷失自性的眾生。要知道他跟我們是一體，不是外人，同體、無緣，沒條件的去幫助他。所以人間有真愛，真愛是佛菩薩的愛，就是大慈大悲，真的，覺悟的人有，迷失自性的人不是沒有，他迷了，迷了它變質。所以這個愛，佛在經上講有愛緣慈，像現在這個世間父母對子女的愛叫愛緣，他有慈悲，慈悲是他有血緣、有骨肉關係，從這個關係。有眾生緣慈悲，心量大一點，愛自己也能愛別人，《弟子規》裡頭「凡是人，皆須愛」，那是眾生緣慈悲。菩薩，菩薩有法緣慈悲，又高一層，他了解事實真相。真正到明心見性、大徹大悟，就是佛的慈悲，那沒條件，那才叫真愛，其他的是有條件，這沒有條件。我們明白這個道理，學佛找到佛才找到真正的親人！我們像小孩迷失了方向，我們真正把父母找到，關心我們的、愛我們的人找到了，這個人就是諸佛、法身菩薩，他們真正能夠幫助我們破迷開悟、回歸自性，這就功德圓滿。所以眾生跟佛，所不同的就是迷悟，除迷悟之外沒有一樣不同。這在大乘教裡面，愈讀你就愈清楚、愈明白，念到最後，你就豁然清楚，原來就在當下，就在此時此處。

淨宗真難信，特別是對知識分子。我學佛是方東美先生介紹的

，年輕那個時候也是學校念書，受了一些老師的影響，認為佛是宗教、是迷信，而且在宗教裡是多神教、泛神教，在宗教裡面它屬於低級宗教，高級宗教只講一個真神，佛教所表現的確實是迷信，這是我們當時不了解。現在社會不了解的人更多。我跟方老師學哲學，在最後一個單元他跟我講佛經哲學，我說「佛教是宗教、是迷信、是泛神教，它哪來的哲學？」老師告訴我，他說「你不知道，你年輕，釋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哲學家，佛經哲學是全世界哲學的最高峰」，這是當時他這麼告訴我的，「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」。這樣我接受佛經哲學這個課程，才把過去錯誤觀念轉過來，重新來認識佛教。我的緣很殊勝，方老師把這介紹給我之後，不到兩個月，我就有個機會認識章嘉大師，是清朝末年蒙古一個親王給我介紹的，認識章嘉大師。那時候剛剛接觸佛法，這也是方老師的慈悲，指出我一條學習的道路，他告訴我，他說佛法不在寺院，在哪裡？在經典，你要真正找到佛教，你要從經典裡面去找。這個引導非常重要，所以我始終感謝老師的恩德。因為沒有這個指點，我們要去請教出家人，許多出家人把經教都丟掉，都不學習，他說不出來，在這種狀況之下我們肯定懷疑，信心就沒有了。所以他知道在經典裡面。他說從前的出家跟在家學佛的，那都是了不起的學問家，真的是大德、大哲，他說現在很少了。

我接觸章嘉大師之後，章嘉大師教我學釋迦牟尼佛，叫我去看兩樣資料。這《大藏經》裡面有的，在那個時候沒有單行本流通，《釋迦譜》、《釋迦方志》。他老人家很慈悲，你要學佛，你先認識釋迦牟尼佛，你就不會走彎路。這個資料看完之後，才知道釋迦牟尼佛確實很偉大，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，他是個教育家，他跟宗教掛不上鉤。出身於王族，他的父親是國王，那個時候，古印度跟中國春秋戰國時候差不多，都是很多小國家，他是王子，十九歲離

開家庭出去參學。所以我們知道青年的釋迦牟尼非常好學，離開家庭出去求學，那個生活很苦，像苦行僧一樣。印度確實是好地方，在當時這個地球上學術，特別是哲學，可以算得上是世界上的頂尖。宗教亦如是，印度是宗教之國，他的學習，所有宗教的這些大德他都見過、都學過，而且學得非常認真，所有的學派他也學過。當時印度他們有個很好的一種風氣，就禪定，無論是宗教、是學術都重視禪定。佛經上講的四禪八定，那不是釋迦牟尼佛所倡導的，不是的，古印度宗教、學術統統都學這些東西，當然年輕的釋迦牟尼也不例外。

禪定能夠突破空間維次，所以就發現六道，六道是真的不是假的。你修定修到一定的程度你都見到，你見到跟他見到，你們談談裡頭完全一樣的，見到的人太多！上面從二十八層天，下面到阿鼻地獄，整個六道裡面的狀況他們一清二楚。可是那要問這六道從哪來的？為什麼會有六道？六道之外還有沒有世界？這個問題，不但在印度所有宗教無法答覆，印度的一些哲學也不能答覆。釋迦牟尼佛修了十二年，三十歲，於是他就把學習放棄，學了十二年算是畢業，放棄了，在恆河邊上畢鉢羅樹下打坐，他開悟了，以後那個樹叫菩提樹，菩提是覺悟的意思，他在那個地方大徹大悟。入更深的禪定，什麼禪定？在《楞嚴經》裡面首楞嚴大定，在《華嚴經》上說師子奮迅三昧，這就見性。也就是說真正把起心動念放下，不起心、不動念就恢復了自性，這才把宇宙人生真相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，六道輪迴那是一個小點，太渺小了，統統搞清楚了，當然非常高興，把他這個境界詳詳細細的講出來，做了一個報告。給誰講的？給人講，人聽不懂，別說我們世間人聽不懂，二十八層天人也聽不懂，所以他在定中講的。我們看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打坐，哪裡知道他在那裡講《華嚴經》，《華嚴經》就是世尊開悟的境界。

他說得詳細，全說出來了。說了多少天？經上給我們記載的二七日，就是十四天，也有經上講三七日。這個我們可以不必去體會，也用不著去考證，不要去搞這些分別執著，頂多是二十一天，定中講的。

禪定裡面時空沒有了，時間跟空間沒有了，這個我們能夠信得過，為什麼？有科學證明。科學什麼樣證明？催眠是很科學的，催眠裡頭那個時空沒有了，你看催眠兩個小時，他可以能回憶到過去好幾世，催眠時候他能夠到天堂、也能夠到地獄，你看時空都突破。所以我們知道催眠也是要精神一切放鬆，一切放下，心裡沒有雜念，原理是一樣的。禪定那功夫就更深，他時間就更長，七天、二十一天，確確實實能夠把遍法界虛空界都看清楚、都看明白。其實要不要那麼長？不用，一念之間，一念之間就通達明瞭，就看你放下多少，功夫淺深不在別的，在你放下多少。所以諸位要想用功，千萬不能執著，你放得愈多，你的心愈清淨，你就愈接近你的自性。《還源觀》裡面所講的「自性清淨圓明體」，愈放得多就愈接近，愈接近的時候你就愈了解。了解真相之後，他老人家出定，開始教學，為什麼開始教學？慈悲心自然流出來，沒有理由、沒有條件，見到眾生就想幫助他回歸自性。為什麼？他跟我是一不是二，覺悟的人知道，迷的人不知道，一體。這樣一展開就教了四十九年，世尊七十九歲圓寂的，三十歲開始教學到七十九歲。所以講經三百餘會，說法四十九年。

我們從這個地方來看，他是什麼身分？職業教師，一生教學。教什麼？他所講的這一切經，當時在世的時候沒有文字，都是這樣講的。是世尊圓寂以後，學生們把老師過去所教的、所說的，把它記錄下來，這才成為經典。記錄也不是簡單事情，找一個複講的，找到誰？找到阿難，阿難是佛的侍者。釋迦牟尼佛一生講的經，阿



難都聽過。阿難是他最小的堂弟，他們堂兄弟八個人，釋迦牟尼佛是老大，阿難是最小，老八，年齡相差二十多歲。所以釋迦牟尼佛當年講經，前面講了二十年，釋迦牟尼佛開始講經的時候阿難出生，講了二十年，阿難二十歲他才出家，前頭二十年阿難沒聽過。所以經上有記載，在有空閒的時候，世尊把過去所講的都給他說，所以他聽得很完整。阿難記憶力特別好，一遍永遠不會忘記，像錄音機一樣，他能原原本本把它說出來，他有這種能力，這稀有，弟子當中只有他記憶力最好。所以佛滅度之後，大家請阿難升座複講，五百阿羅漢，就是佛當年弟子，經常聽經做證明，講的必須五百阿羅漢都同意，阿難沒錯，佛是這麼說的，才記錄下來；有一個人有疑問，這就得刪掉，取信於後人。經藏結集是這麼樣的嚴格，不是容易事情。

當年結集的文字是梵文，古印度文現在已經很少人懂。傳到中國是梵文，中國當時這些留學生到印度去學習也是學梵文，從梵文翻成中文能沒錯誤嗎？我們現在說用一篇英語文章翻成中國文，能不能百分之百的翻出來？不可能，總有差誤。別說是外國語文，我們以中國古文，古人一篇文章，現在找幾個，找十個人，你叫他用白話文翻出來，十個人翻的不一樣，到底用哪個做標準？這很難講，這能叫人相信嗎？我當年就用這個問題向方東美先生請教，怎麼能讓我們生起信心？方老師非常感慨的說，他說古時候的中國人，跟現在中國人不一樣，現在中國人喪失了民族自信心，所以才受這麼大的侮辱、受這麼多的苦難。從前中國人不是，非常自豪，梵文經典翻成中文之後，不但意思完全沒錯誤，文字比原文還要華麗、還要美；換句話說，有了中文本，梵文本可以不必要，這樣的自豪。中國隋唐時候那個中國人真正像個中國人，哪裡像現在？這是方老師告訴我的，化解我這個疑問。

真的嗎？是真的。中國自古以來，確確實實禮義之邦，泱泱大國，一直到清朝，這種自信心都沒有消失過。清朝的末年，晚年才出了問題，出問題因素很多，近代史裡面都記得很清楚，不是中國傳統有問題，是當時國家領導人慈禧太后她出了問題，真的叫一人興邦，一人滅亡一個國家民族，一個人關係太大了。清朝從開國，到她的丈夫是咸豐，慈禧太后是咸豐的妃子，歷代的帝王都是把儒釋道這些高人，現在的名詞叫專家學者，請到皇宮，皇帝帶著嬪妃、文武大臣天天聽課，天天在學習，真幹！這個制度慈禧廢除的，慈禧不再聽這些儒釋道的大德的話，不聽他們的，她迷信，她駕乩扶鸞，她喜歡神仙，國家的事情都在乩壇上去請示，這樣亡了國。這個話是章嘉大師告訴我的，章嘉的前一世都是清朝歷代皇帝的國師，四大喇嘛只有他一個在北京有道場，北京有章嘉大師的住所，經常在北京，這是皇上的顧問。他老人家告訴我的，他說這個事情壞在慈禧，把制度破壞，領導人對於傳統不重視，逐漸影響到群眾。我們要追究，我們傳統文化這麼好，為什麼到今天有這種地步？源頭出在慈禧。我們要知道、要愛護，要怎樣把它恢復起來。

所以我們把這些事情搞清楚、搞明白之後，才知道佛法的殊勝，愈學愈歡喜，這才發現了，真的發現了寶，無比殊勝的珍寶，這是經教。可是大乘教裡面常說，「佛法無人說，雖智莫能解」，今天典籍有，傳人沒有了。民國年間真叫一代不如一代，到了末代，抗戰期間大概還有十幾個人出家、在家，戰後愈來愈少，這些大德凋零了，後繼無人，特別是最近的五十年。這是我們知道，佛教真的面目完全沒有了。我們在台灣，台灣真正講經教學的，只有李老師一個人，他在台中辦了一個蓮社，蓮社開班教學，他開了十幾個班都是傳統文化，像一個社會教育一樣、補習班一樣，不收學費的。李老師本身多才多藝，他懂得東西很多，他有能力教人，在台中

教三十八年，這走了，九十七歲走的。在台中三十八年講經沒中斷過，不過他一個星期只講一次，星期三固定的，固定的時間、固定的場所。所以他不需要宣傳，每個星期三到台中慈光圖書館，一定看到他在那邊講經，一星期一次。教我們學生，教我們這一班年輕的學生講經，也是一個星期一次，我們在星期五，教我們講經、教我們古文，像江逸子他們一個小班，跟他學詩詞的。其餘還有許許多多科目，老師自己抽不出時間教，他在外面聘請老師。所以是社會教育，很有一點像釋迦牟尼佛當年在世那個樣子。

所以現在在全世界佛教，我概略的想了一下，至少有六種不同的形式，我們要知道。第一種釋迦牟尼佛的教育，他老人家一生是職業老師，用我們現在的話說，他是一位多元文化社會教育家，他本身的身分，是個多元文化社會教育的義務工作者，他不收學費。他的生活很簡單，日中一食，樹下一宿，一生沒有建學校。在什麼地方教學上課？山林、樹下，人數不少！所以我們現在想想不簡單。常隨眾一千二百五十五人，這是不離開他的，臨時來的，我想至少也有這個數字；換句話說，他講學聽眾應該有二、三千人。那個時候沒有這些擴音設備，在曠野，人要是聽不清楚還能有興趣跟他嗎？晚上在樹底下，風吹日曬雨打他都不怕，這是金剛不壞身。日中一食，人家給什麼吃什麼，沒有一點分別，那是什麼樣的人，什麼樣的身體。我們想想，無法跟人相比，我們到野外住上一個晚上，第二天到加護病房，怎麼能跟人比？這不是一天、兩天，四十九年過這種生活，能叫人不佩服嗎？真有功夫，身心健康。所以這是釋迦牟尼佛原原本本的佛教。老人家一生沒有建道場，有他的道理，因為建道場就有人起歪念頭，怎麼樣來得到這個道場，他沒有，他知道後人會有這些副作用，什麼都沒有，這是我們應當學的。

所以佛教傳到中國來，道場國家建的，大富長者他們建立的，

都叫十方道場，不是私人的。道場裡面的管理是自己管理沒錯，一切執事人員是選舉的。所以選舉制度最早是在佛門，住持當家都是選舉的，任期一年。因為什麼？那是服務。服務不能老叫他服務，每個人都要有這個義務，完全是義務，所以每個人至少都要有一年。寺院裡面臘月三十總辭，選舉選上來，第二天新選的人正月初一就職，三十總辭。所以它是這麼好的一個制度，不會有人爭，真的叫選賢與能來住持道場，所以它是一個教學的機構。在中國這就有了制度，正式上軌道，就正式辦學，釋迦牟尼佛那是私人教學，像孔老夫子一樣私人教學，傳到中國之後就有了制度，這個制度叫叢林制度。這是方先生過去跟我講過多次，至少有十幾次，印象很深刻，他說佛教要興旺起來，一定要恢復叢林制度。叢林制度就是學校，正式辦學校，叢林的主席就是校長，首座就是教務長，維那是訓導長，監院是總務長，跟大學職工分配完全相同，名稱雖然不一樣，職責是一樣的，它確確實實是一個學校，這在過去。現在都沒有了，現在佛教變成宗教應該是嘉慶以後，我們在乾隆、嘉慶年間，中國的寺院叢林還是教學，高僧大德代代都有人。現在已經變成宗教，我們也不能不承認它，所以第二種是宗教的佛教。你看以經懺佛事、法會這個為主，講經教學沒有了，這變質了。第三種變成學術，大學裡頭、哲學系裡面有用佛經開課，我也教過幾年，變成學術，這變質了。第四種在國內觀光旅遊，觀光旅遊的佛教。還有一種很新的、很時髦的，企業的佛教，還聽說有上市的，企業的佛教。最後一種是邪教的佛教，那是打著佛教的招牌，其實跟佛教風馬牛不相干的，像所謂法輪功一類的，這完全是錯誤的。所以至少有六種不同的形式，我們學是學哪一種，這得搞清楚。

所以章嘉大師指我這條路，教我學釋迦牟尼佛，我也很聽話，我對老師非常尊敬，我聽老師的指導。老師以後不但教我跟釋迦牟

尼佛學，還希望我出家走釋迦牟尼佛這條路。我照做，把方老師所講的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證實，真的是幸福、美滿、快樂。挫折有沒有？挫折非常多，挫折都是考試。我們學佛，對人、對事、對物永遠要保持感恩，毀謗、障礙、甚至於陷害，你都會遇到，對這些人都要感恩。為什麼？他來考我，我都能通過，沒有怨恨，只有感恩。他為什麼會這樣障礙我？大概總是兩個原因，一個就是過去生中也許我障礙了他，這冤冤相報，我們現在明白、覺悟了，接受這個果報，把這個冤孽化解，我不報復他，我也再不怨恨他。另外一種，那就是古往今來都不能避免的，嫉妒障礙，是我們自己做得不小心，姿態不夠低，引起他的嫉妒心，是我的錯，不是他的錯，我們也要感恩他。佛法哪裡有緣就到哪裡去，緣有叫做時節因緣，中國古人常說「人無千日好，花無百日香」。人與人相處，能相處個三年，你就厭煩了，就會出問題，我們要知道小心、謹慎，起心動念、言語造作，要以佛菩薩、要以聖賢人教導我們標準去做，嚴格遵守決定有好處。對於傷害我們的人，我們用報恩的心情來對待，時間久他知道了，他知道他也悔改，可是怎麼？不好意思說出來，面子問題。這我們知道，內心對我們不再怨恨，就化解了，你說這個多快樂，這多麼好的一樁事情。

所以現在這個世間，冤冤相報太多太多，為什麼？你對待人你不是布施恩德，就免不了跟人結怨。現在為什麼孝子賢孫少，你想想你對待人有沒有布施恩德？布施恩德才有報恩的人來，布施財物才有還債的人來。處處想佔人便宜，那是什麼？你的兒孫就是討債來的；處處是以高姿態去壓人，那就有報怨來的。麻煩在此地，這是我們一定要懂得，都是自作自受。人都是好人，老祖宗教給我們「人性本善」，大乘佛法教給我們「一切眾生本來是佛」，我們怎樣看人？我們要看人，一切眾生都是菩薩、都是佛，是真的不是假

的。善財為什麼一生證得究竟圓滿的佛果？我早年講《華嚴經》，講《四十華嚴》，也用了不少時間，可惜那個時候連錄音的設備都沒有。我講一半明白了，知道他成就的祕訣，就是他的心目當中，眾生全是善知識、全是佛菩薩，所以他成就了。我細心去觀察，在經典裡面查這些信息，他的老師是文殊菩薩，在文殊菩薩那裡得根本智，也就是得清淨心，大徹大悟。悟後起修，起修是什麼？起修就是生活。文殊菩薩叫他出去參學，五十三參，參學是什麼？接觸社會各個層面，你從早到晚所接觸的這一切人，全是佛、全是菩薩；凡夫，自己一個是凡夫。他是這樣的心態，把他在老師那裡所學的，全部落實在生活、落實在工作、落實在處事待人接物。

方老師介紹《華嚴經》的時候告訴我，《華嚴經》有圓滿的理論、有善巧的方法，後面還帶表演，五十三參是表演，你看把它的道理、方法，在生活、在工作、在處事待人接物，做出來給你看。他說這種教科書，他把《華嚴經》看作是佛學概論，世界第一，找不到第二種這麼好的教材。所以他老人家晚年在輔仁大學（教會大學）博士班裡面講華嚴哲學，真有受用。我們接受老師指導，才知道佛法無比殊勝，佛法確確實實能解決自己的問題。我自己的問題很多，過去生中沒修福報，所以這個命，命是真的，你讀《了凡四訓》，你看了凡先生被孔先生所算的，二十年絲毫不差。你每年的收入，你每年考試的名次，你每年這地位升的等級，命裡全給你注定。袁了凡先生日常生活當中他什麼都不想，跟雲谷禪師在禪堂坐了三天三夜，不起一個念頭，這種人很少，雲谷禪師很驚訝，三天三夜不起一個念頭，這是相當的功夫。就問他：你怎麼修的？他就說出來，他也很老實，「我沒有功夫，命給人算定，起念頭沒用，不如就算了，不起念頭了。」雲谷禪師笑話他：我以為你是聖人，原來你還是凡夫。他說「怎麼說呢？」這給他解釋。這是一個人真

正懂得命運，不打妄想。你相信命運，你看雲谷禪師就教他改造命運的方法，你命運從哪裡來？過去生中造的。

我初學佛的時候，章嘉大師教我，老人，他大我三十九歲，我那年二十六歲，他老人家六十五歲，他看的人多了。我這個人，除了有一點小聰明之外，命裡沒有財富、沒有地位，就是貧賤，叫花子命。還有一點善根，難得這一點，懂得尊師重道、孝順父母，壽命只有四十五歲，我都相信。所以他幫助我，教我修三樣東西，財布施、法布施、無畏布施，教我這個，這是改造命運。財布施沒有錢，每個月自己這一點工資，連生活都相當困難，哪有錢布施？他問我說：一毛錢有沒有？一毛錢還可以。一塊錢可不可以？一塊錢還行。你就從一毛一塊去布施，首先要有布施的意願，有這個念頭。以後常常到寺廟去借經書看，不是搞別的，寺廟有經書，這外頭買不到。看到寺廟裡面印經書，拿個小本子來募捐，我們出五毛、一塊都行，我們從這裡做起。放生，我初學佛的時候就是放生、印經，真的愈施愈多，一點都不假！以後跟李老師學經教，再出來講經，講經是屬於法布施。大概我講了十一、二年，有一次遇到甘珠活佛，這人都不在了，他也是章嘉大師的學生，在藏傳他地位也很高。有一次他告訴我，他說：淨空法師，你過來，我有話告訴你。我說「佛爺，什麼話？」我跟他很熟。他說：我們在背後都在批評你。我說：批評我什麼？他說：你人很聰明，也是個好人，很可惜你的命很苦，短命。我說：這些當面可以說，我知道很清楚，我不會把這個放在心上。他說：你這幾年講經功德很大，你的命運都轉變了。我說：真的嗎？「真的，你壽命很長，福報很大。」我也沒有求福報，我也沒有求壽命，真的。他跟我說這些話第二年他就往生，我沒想到他往生那麼快。

所以遇到佛法，命運才有個很大的轉變，每一次的挫折就是一

次大幅度的提升，跟在我身邊的同學都親眼看到。我們學佛只有一個使命，希望釋迦牟尼佛的正法久住，效法釋迦牟尼佛幫助一切眾生破迷開悟，破迷開悟那就是靠教學。個人的苦難、社會的災難，從哪裡來的？都是從眾生迷惑顛倒、造作不善業所感得來的。如何能夠幫助這些眾生、幫助社會化解災難？就是釋迦牟尼佛的老辦法，講經教學。所以講經教學的人愈多，受教的人愈多，覺悟的人愈多，社會上許多問題都解決了，所謂自然災害也逐漸化解，這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江本博士的水實驗，最近在東京召開一個會議，他邀了我，我寫了一篇講演稿，讓鍾茂森居士代表我參加，在大會上做個報告。科學證明我們的意念不可思議，所以大乘教裡面，宇宙從哪來的？萬法從哪來的？我從哪裡來的？佛說得很清楚，「唯心所現，唯識所變」。所以我們解決自己的問題，解決我們環境的問題，今天環境就是自然災害，佛法裡頭教給我們一個最高的指導原則，就是你要真正懂得「相由心生，境隨心轉」，只要把心轉變過來。佛法的教學沒有別的，教導我們轉惡為善，有標準，《十善業道》是佛家的標準。這個十條你別小看，在小乘教裡面展開是三千威儀，就是這十條展開的；在大乘菩薩法裡面展開是八萬四千威儀，這十條一擴展就是八萬四千條，不可思議。所以十善修圓滿，就是八萬四千條你統統都落實，你就成佛了。

儒家《弟子規》，一百一十三樁事可別看輕！那個一展開也是八萬四千條，是傳統文化全部的落實，就在那裡頭。所以四書五經十三經乃至《四庫全書》，都離不開，每一條都離不開。就像十善業道一樣，這一部《大藏經》裡面，每一部經、每一句、每一個字，都沒有離開十善業道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我們正好也是遇到現前災難太多，所以我發心把《華嚴經》暫停，停一年到兩年。這一次我講這部經，《無量壽經》過去講過十遍，而這一次，這一次



我不講經，我講註解，講誰的註解？講黃念祖老居士的註解。黃老居士跟我是朋友，也是我的老師，他跟我的老師同一輩分，李炳南老居士是梅光羲大士的學生，梅大士跟夏蓮老是師兄弟，非常好的道友。黃念祖是梅光羲的外甥，是夏蓮老的學生，所以沒有見面之前，我曾經聽李老講過他的名字，有這麼一點印象，黃念祖，有這麼一個印象。所以當年，一九八六年，我在美國華盛頓，華府佛教會那個時候我是會長，同修們來告訴我，他們想邀請密宗的一個上師到美國來弘法。當時我聽了很不以為然，我們是淨土宗，不要再涉其他的派門，我說我們一門深入，長時薰修。我問他：這密宗大德是誰？他說：黃念祖。我腦筋有這麼一個印象，黃念祖，我想了半天想到了，我說：他是不是梅光羲的外甥？他說：是的。我說：那請他來。這是李老師給我們講了好幾次，我以為他已經作古了，不在了，他還在人間，那很難得，他的東西是真傳，那個沒有問題。這是梅老、夏老親手調教出來的，我說這個大德難得，你把他請來，就這麼請來。

請來之後才曉得，他在國內弘揚這個會集本，我在海外，他聽到，我們兩個都非常高興。非常難得，他那個時候註解剛剛寫完，用油印印的本子，字都很模糊不清楚。我們知道油印印的東西，頂多不會超過一百份，超過一百份那蠟紙就不能用了，所以用這樣的本子。當然帶到美國他就這麼一套，一定是選印得比較清楚一點的，送給我，我看了之後非常歡喜。他要我給他寫一篇序文，所以序文是我給他寫的。早年我到北京，去了好幾次，專門去看他，就是為了看他去的。每一次去，我們都有很長時間來討論佛法的問題，他教了我很多，所以我們是好朋友，他也是我的老師，我也感恩他。不容易，夏老會集這一本，這個本子哪裡是凡夫能做得出來的！在過去會集的，王龍舒、魏默深，彭際清的節本，都有問題，都不

能算是盡善盡美的本子。看到這個，再你看看梅光羲居士那篇很長的序文，講得非常清楚。所以李老師在台中，傳到台中之後，李老師把這個經講了一遍。經那個時候沒有註解，他自己用眉註，毛筆寫的，工工整整。他講這部經的時候，我還沒有到台中，我沒聽到，但是他把他這個眉註的本子給我，我能看得懂，我拿到這個本子我也就能講，我有這個能力。所以當時我們就想開講這部經，向老師報告，老師說不行，時候沒到，時節因緣沒到。所以台北那邊同修把經都印好了，結果改《楞嚴經》，我在台北，我《楞嚴經》是跟他老人家學的，前後講過七次。

什麼原因？嫉妒障礙，在台灣大家對於夏老有成見，對於李老師也有成見，所以老師叫我迴避。等到他老人家往生，我在美國，想到老師給我這個本子，這個本子很多人沒看見，我就發心把它印一萬本，第二年一九八七年印成功，這就流通出去，在外國，在美國同學們看到這個本子非常歡喜，就請我講。所以我第一次講《無量壽經》，在加拿大溫哥華，第二次在三藩市，先後一共講了十遍，這樣才講開，才流通出去。這原本，我這一次帶來了，我送給胡小林，給他做一個紀念，他也是受持《無量壽經》，讀誦的遍數很多。往後，《無量壽經》我們要永遠把它傳下去，我們感謝夏老會集的恩德，感謝黃念祖居士註解這部經的苦心。所以這一次我發心講他的註解，叫《演義》，你看《華嚴》有演義，《彌陀經》蓮池大師有《疏鈔》，蓮池大師的學生把《疏鈔》再做一個註解叫《演義》。諸位大概對演義概念最深的，可能是小說裡的《三國演義》。我們用這個方法在一起學習，深入透徹來學習，就像胡小林學習《妄盡還源觀》的方法一樣，字字句句我們都把它講清楚。

這也是這些年來，我們看到許多學術界的人，我接觸得很多，特別對於現在大學生的感受，跟從前不一樣。我早年教大學的時候

學生還算不錯，上課我們已經不是古時候的授課，是講學，講兩個小時，學生都能夠很安靜的聽下去。現在學校不行，現在學校學生的注意力大概只有十五分鐘，十五分鐘之後他就心不在焉。所以我常常就問這些教授，你在學校授課，你們怎麼教的？他說講課十五分鐘。後面呢？後面聊天，用這個方法去打發時間。這是我們看到非常難過的，也就是學生心浮氣躁；換句話說，他們在人生當中，沒有目標、沒有方向，是盲目的，這很悲哀的現象。因此我就想到孔夫子兩句話，這兩句話在今天要特別把它提出來，就是「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」。這兩句話是做學問的態度，了不起！述而不作是什麼？沒有創造、沒有發明。夫子自己講的，他一生所學的、所修的、所教的、所傳的，全是古聖先賢所講的東西，沒有自己的，我們能相信嗎？我學佛學了這麼多年我才相信，特別是《華嚴經》、《還源觀》裡面所說的，為什麼？古聖先賢他們都見性，真的明心見性。我曾經問過李老師，我說：老師，孔子、孟子、老莊是不是佛菩薩再來的？他笑了一笑告訴我，「理上講得通，事上沒證據。」《普門品》講應以什麼身得度就現什麼身，可是他們的身分沒暴露。所以我們在理上真的是能講得通，他們都是大徹大悟、明心見性的人。

見了性就是圓滿的，你在那上不能加一點，也不能減少一點，都是圓滿的。他證的是圓滿的，你明心見性證的也是圓滿的。所以「如來」兩個字裡頭有一個解釋，「如來者，今佛如古佛之再來」，他是一樣的，所以他說「我說的統是古人所說」，行，一點沒講錯，自他不二。所以推諉古人所說的，自己沒有創造發明，是謙虛。無論是世法、是出世法，謙虛是第一。你看六十四卦裡面講，「滿招損，謙受益」，六十四卦只有謙卦「六爻皆吉」。現在人心浮氣躁、不謙虛，所以不但聖教他不能接受，世間學術他也不會成就

，找一個像唐宋元明那個時代的一些文學家，在今天都找不到。所以，述而不作太重要！信而好古，對於古人東西誠信一點懷疑都沒有。喜歡古人、喜歡古人的教誨，那種東西千錘百鍊，禁得起考驗，時間的考驗、人事的考驗，它還能流傳到今天，可見得它有價值，我們要尊重、我們要認真努力學習。你看佛法講的，從理上講多簡單，眾生跟佛沒有兩樣，不一樣的是什麼？就是迷悟，佛菩薩覺悟了，眾生沒覺悟、迷了。所以佛菩薩幫助眾生，幫助什麼？幫助他破迷開悟，幫助他妄盡還源，這就是教育。幫助他還源，幫助他證得菩薩、證得佛了，有沒有功德？沒功德。為什麼？他本來是佛、他本來是菩薩，那個覺是本覺，本覺本有。

你才曉得這些大聖大賢幫助人，他心地多清淨，真一塵不染，沒有一個妄念。我要怎麼幫助你、對你有恩，這是妄念，沒有！絲毫都沒有，所以他清淨、他自在，這是我們一定要懂得的。現在人對佛教誤會很深，我們講解的時候要特別講清楚。印度人講佛，中國人講聖人，佛是什麼意思？覺悟的意思。聖是什麼？聖是明白的意思，明白不就是覺悟嗎？覺悟不就是明白嗎？所以它是一不是二。我們稱孔子「至聖先師」，我們稱佛也可以這樣說「至聖本師」，用這樣稱呼，大家就不會覺得迷惑，不會再說它是宗教，至聖本師，根本的老師。他們都是教我們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孔子說這兩句話在《論語》裡頭，佛這兩句話在哪裡？在《華嚴經》，《四十華嚴》經題裡面，清涼大師說的，說的比孔子還要說得圓滿。他說世尊曾經講，他老人家四十九年所說的一切經，都是古佛所說的，他沒有在古佛所說經上多加一個字，述而不作，他講到這種程度，是不是真的？真的。為什麼？今佛跟古佛沒有兩樣，今佛所證就是古佛所證，今佛所述就是古佛所述，哪有兩樣！

所以我們把這兩句話如何落實，落實在這一次，這是我第十一

次講這部經，用《大經解演義》，完全依靠黃念祖老師的註解。我們報恩，報夏老的恩，為我們會集這樣圓滿的一部典籍，稀有難逢。我相信夏老不是普通人，再來人，我曾經問過黃老，黃老點點頭，他說這個不能為外人道。我們懂得，心裡清楚。黃念祖老居士也不是普通人，不容易，在他那個環境裡面寫成這麼一部註解，太難得！蒐集這麼多資料，我到他家裡去過好幾次，看到他的書房裡堆積的這些資料，確實三寶加持，幾乎他所想的東西都有人送給他，這是普通人能做到嗎？這麼好的經、這麼好的註解，如果我們不認真學習，怎麼對得起夏老？怎麼對得起黃老？怎麼對得起釋迦牟尼佛多次宣講這部經？報佛恩、報老師的恩、報國家的恩、報眾生的恩，我們用《演義》這個方法，也就是認真細心的學習。這是這一次講經的因緣，在我們這個時代，具體報恩的方式，要用這個方法，我們帶頭來做。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就學習到此地。明天我們就要開始從「前言」學起。好，謝謝大家。